

■ 新作聚焦

# 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石榴花开》:

## 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壮丽颂歌

□王 晖

何建明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石榴花开》以其对于新疆全新视野的描述,给予我们别样的惊喜。在我看来,这部作品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石榴花开》全篇以“石榴花开”为主旨意象,以新疆“塔城”为聚焦点,以十六章篇幅,多个寓意新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相亲相爱、团结一心的代表性个案为叙述主体,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共情点”,谱写了一曲新时代新疆民族团结的壮丽颂歌。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何建明报告文学“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尽管其中写到不少与新疆有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它并不是以影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主要叙述对象,而是选择一个地域——新疆塔城和一群或生于斯长于斯、或以不同方式落户扎根的各族普通民众作为再现的对象。这些辐射状的主旨意象,将极具空间层次感的塔城、新疆、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将极具时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紧密联系起来。全书十六章,每章均以不同时空的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相亲相爱、团结一心为主旨,其实也是在向世人鲜明昭示:新疆是祖国的新疆!祖国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祖国!祖国是新疆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必遭唾弃。作品选择的视角令人赞叹,它不是泛泛而谈,也不是陈陈相因,而是另辟蹊径、不同凡响。这里不仅有97岁的“爱心妈妈”、75岁的“升旗手”、“榆柳一家亲”的兄弟致富情、蕴含“石榴体基因”姓名密码的哈萨克族姑娘、凝聚民族情的传统“摇床”、“小白杨”一样的兵团汉族女医生、民间“神歌手”与“冬不拉之父”、“追风的铁汉”和巴图散式的“追风的生命守护者”、柯尔克孜族大叔的“多民族家庭博物馆”、干部与群众的结对认亲、平凡夫妇58年坚守边界线界碑、美丽乡村建设等彰显塔城地区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家亲”的真实故事,还有对中国援疆个案——辽宁对口援疆行动的详细描述。作品通过重点叙述辽宁援疆塔城职业技术学院、手风琴博物馆等地标性建筑和工业园区以及乐做“塔城新人”的援疆干部,显示内外合力建设新塔城,以及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等方面所取得的骄人实绩。这就使读者不是从抽象概念,而是在对精心选择、内涵隽永、寓意丰富的真实故事的阅读当中,获得对于“大美新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等观念的真切把握。

作品以亲历性和现场感等极富“沉浸式体验”的描述,生动再现真实可信、可爱可敬的,包括汉族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在内的各民族人物群像,形成系列人物“画廊”。作品开篇第一章里写到97岁的维吾尔族“爱心妈妈”曼热亚木,曾荣幸地受到习仲勋同志的亲切接见,收到习近平同志热情洋溢的回信。她扎根塔城教育事业数十年,创建“爱心妈妈”公益社团组织,将爱洒满塔城大地。在她看来,一直以来塔城不管这个族、那个族,彼此亲



作品以亲历性和现场感等极富“沉浸式体验”的描述,生动再现真实可信、可爱可敬的各民族人物群像,形成系列人物“画廊”

如一家,久而久之,塔城人就汇成了一个“族”,这就是亲密无间的“塔城族”!以“爱的源流”为题的此章好似全书提纲挈领的一根红线,以一个近百岁少数民族老人的“爱”之理念,统摄、贯穿、凸显全篇所要着力描述的“石榴籽”式民族团结的主旨意象,有力提升了全书的精神境界和视野格局。其他人物如创办“牧家乐”的汉族干部范博昌与受助的维吾尔族村民木合塔尔一家,为7位战友守墓近50年的戍边英雄、天山老兵张秋良等,都从不同维度呈现出民族团结的伟力与魅力。作品中描述的十三年如一日在家中小院升国旗的75岁维吾尔族老人沙勒克江,其“位卑未敢忘忧国”、视国旗为生命的感人形象在塔城这个边境城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无疑宣示着新疆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恒心、信心和决心。

《石榴花开》以写实手法和诗性语言构筑全文的叙述格调,形成独特的跨文体之互文性。这种互文性一方面体现在其语言上,即以非虚构(纪实性)语言为主体,加持以小说化描写、诗歌式抒情、散文式独白、影视镜头式呈现,使全文语言呈现既朴实率真又灵动优雅之气质。作品中对榆树和柳树的描述即是如此——“在秋高气爽、天晴月净的日子里,榆树的叶子大片大片地呈现出灿烂的钻石般耀眼的光芒。深秋之后,榆树叶则像一只只美丽的黄蝴蝶,开始在空中任意飞舞,尽情跳跃,最后深情地投向大地怀抱,化作滋润新生的草木之乳,而地面上的柳枝又准备迎接寒风的再一次考验与洗礼,直至来春的

暖意重新催醒沉睡的垂叶,伸出新的绿芽……”另一方面,这种互文性还体现在作品文字与有关新疆风物的精美照片融为一体,自然之美与文字之美相映照、凸显、塑造,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塔城人民的心灵之美又为自然之美画龙点睛。在此,自然之美、文字之美和心灵之美达成了三美的高度融合。

在《石榴花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全文大量细节、场面、对话描述,使作品呈现特别的生动性。这种生动性是真实的魅力与叙述的魅力的完美结合。譬如对摇床及其在此成长起来的多个民族几代人传奇的演绎,对沙勒克江申请小院“升国旗”的曲折过程以及第一次升旗时的现场描述,对自强不息的残疾人曹振新降服马匹的场景还原,自学成才的兵团汉族女医生梅莲为各族群众看病、接生,达斡尔族村主任钟平率领乡亲脱贫致富、为建村路带头拆迁等。作品中的对话呈现出某种“复调”意味,即在同一叙事空间里对话和话语的并置,形成类似多声部的复调叙述。一方面是作品里作为再现性格、推进叙述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则是作者与被采访者的现场对话,譬如与“升旗手”沙勒克江、与哈萨克族姑娘梅莲·韩兵、与守边关的魏德友夫妇、与塔城职业技术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的对话等,这些都在创设浓郁的现场感的同时,独具令人回味无穷的神韵。《石榴花开》对于细节、场面和对话的独到安排,鲜明地体现出作家敏锐精准的观察、妙笔生花的书写、文体意识的自觉,对于当下报告文学艺术性的提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鲜明的示范价值。

■ 创作谈

近五六年中,我去过4次新疆,从南疆到北疆都走过,写《石榴花开》时,最后选择了过去从未到过的塔城作为我的书写地。塔城非常具有新疆特色,有近30个民族共居一城,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而今天的塔城,又是新疆民族团结最好的地方之一。在塔城有一句在百姓中流传很广的话,那就是:我们这里各民族之间特别和谐,平时没有这个族、那个族之说,只有“塔城族”。这很让人感动。

塔城人民的一句话,其实道出了新疆一直以来的真实现状。有句话说:不到新疆,不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发现自己的家乡其实很小。身为中国作家,我特别想把真实的新疆和新疆的真实告诉世界,于是也就有了这本《石榴花开》。

还是在前两年疫情期间,不断有新疆文学界朋友对我说:“你是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来我们这里实地看看,为我们新疆写本书,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了解我们这里的真实情况。”文友们的这份期待和重托,驱走了我对疫情和路途遥远的一些恐惧,决定再去一趟新疆,更加深入地走到百姓中间感受一下今天的新疆到底怎么样。

在当地文联和作协朋友的帮助下,我在去年六月下旬和七月初,来到了新疆、来到了塔城。此次的采访和调研,是我过去许多次新疆之行所没有的。这一次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走访当地的百姓,与他们聊家常、听实情、看实景,走的地方也都是牧场、乡镇、社区和厂矿、边境,以及学校、企业、医院等,除此就是数十户的普通百姓家。我先后采访和接触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满族、壮族、俄罗斯族、锡伯族、苗族等20多个民族的数百名干部与群众,可以说是一次“沉浸式”的采访和走亲戚式的调研,因此也留下了前所未有的亲切感、现场感与真实感。

这也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新疆不仅自然美,新疆人民的心灵更美。他们都是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人,他们善良、勤劳、真诚、无私,对共产党、对祖国无比忠诚。在一位97岁的维吾尔族大娘,曼热亚木大娘极其感动地告诉我:几十年来,她亲身感受到党和国家给予她一家和身边人的关怀,所以退休后她一直在当“爱心妈妈”,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家庭和孩子们创建幸福的家庭。在曼热亚木大娘的带领下,如今的塔城和全疆大地上,到处都是“爱心妈妈”组织,她们成为维持新疆民族团结、坚守新疆边境安全与和谐万千家家庭的一支重要力量。曼热亚木大娘说,只要她还活着一天,她就要把爱留给这个世界、传播到每个人的心坎上。

美丽的阿依古力,是位民间歌唱家。她说她之所以热爱唱歌,是因为她从小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所以天性爱唱歌的她,便开始用歌声表达她对祖国和社会主义的热爱。“这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唱,唱着唱着,我就成了歌唱家。而且我觉得用美妙的歌声,可以激发大家对党、对国家和对亲人的无限热爱之情,它能催化人的美好心灵。”阿依古力爽朗地告诉我,她现在不仅在自已唱,而且也让自己的儿子跟着她,用歌声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民族团结。

在新疆,歌声、舞者,可见可闻,那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婀娜多姿的舞蹈,是新疆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里常能遇见的“普遍现象”。有一次,在一个几十人的大家庭里,一位漂亮秀气的哈萨克姑娘介绍自己时,差点让我惊得不知所措,因为这姑娘的名字居然叫“韩莲·韩兵”!姑娘笑着给我解释:她父亲和母亲,还有爷爷和奶奶,以及她她和外公,都是不同民族“结合体”,所以到她这一辈,她就成了随父亲名、又有自己名字的“韩莲·韩兵”了!

随着后来不断深入采访与调研,我才了解到,其实在新疆,民族与民族之间结亲联姻的现象十分普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疆,各族人民的生生活不断提高、生活日益幸福美满,许多村庄和家庭都走上了全面小康的康庄大道。尤其是在在对口帮扶省区的帮助支持下,生活和环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与提高。这种变化是突飞猛进的、跨越式的,于是也让几年没去过新疆的人就会有一种“翻天覆地”之感。

我印象最深的是:无论在草原上的牧场,还是在风雪交加的“老风口”,或是社区的公园里,只要见到百姓问一声“你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时,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告诉我:“亚克西!”然而就会用歌声和舞姿来回答你……看着各族人民从内心流露出的欢笑和听着他们深情的歌,你就会自然而然为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感到欣慰。

新疆之所以会这样安稳、美好,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原因:这里有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他们心崇高信仰,以自己的无私奉献和钢铁意志守护着万里边疆。在一个边境线上,我走进“时代楷模”魏德友家时,无法不被这一家人几十年守关的精神和行动所感动。半个多世纪前,山东退伍战士魏德友带着新婚妻子不远千里,来到这荒无人烟的边境线,一守就是近60年。我见到魏德友时,这位近80岁的老者,刚刚因为升旗摔伤了腿躺在床上,其妻一个人忙里忙外,老太太也已70好几,满头白头,腰背早已驼成70度……看着苍老而又饱经风霜的大娘,我心痛不已。是的,就是有了她大半辈子的默默无闻的陪伴,才有了今天魏德友成为全国人民熟知的“时代楷模”,才有了魏德友身后的三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是他身后的妻子在这座低矮而弱不禁风的边关小泥房里拉扯大的……大娘的嘴里没有一句怨言,只有骄傲:“我们在这么远的地方,还让你们北京的人来看望,太光荣了啊!”她的话朴实得像沙粒一般,但却又如金子一般珍贵。另一位老战士叫张秋良,他的七名战友因公牺牲在边防,后来部队换防,到了另外的地方。张秋良舍不得那些牺牲的战友,已经退伍回到陕西老家的他,带着新婚妻子,一起重新回到老部队驻守的地方,近50年时间,一直陪伴着这七位烈士,为战友守墓至今。风风雨雨中,当年的小伙子如今也成了老人。张秋良的事感动了他的无数战友,他们学习他的行动,纷纷来到张秋良所建的“老兵驿站”,为当地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奉献自己的所能。这样的故事,在塔城、在新疆,随处可见、可闻……

《石榴花开》写的是一个题材,但所有的故事都是百姓的“小故事”,也正是一个个这样的“小故事”,让我的心一次次产生巨大的震撼和震荡。以前常有人评价我的创造是“国家叙事”,其实,真正要把“国家叙事”叙述好,就得选择精美的“小故事”,用“绣花般的功夫”来实现。

# 新疆,我就想把你的故事告诉全世界

□何建明

■ 第一感受

## 谭竹散文集《独坐美丽的夜》:

# 在静夜里绽放文字的花朵

□刘建春

收到谭竹寄来的散文《独坐美丽的夜》,一打开,看到那配有淡蓝色湖面和纯净天空的封面,“独坐美丽的夜”几个大字映衬在蓝色的天空下,便知这是一本富有诗意和知性的书。图片是作者在云南抚仙湖拍的小小背影,天地苍茫间人的渺小孤单,也隐喻默默写作的孤独。全书共有五个分类,是作者近年来创作的散文作品的汇编。“夜之随想”是作者对人生的所感所悟,充满了诗性和哲思;“好戏连台”是作者观看当代戏剧后的感想,富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故乡情怀”是作者对山城万家灯火的一种抒情,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深爱;“留住手艺”是作者对中国传统工艺和匠人的精致描写,抒发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传承的担当;“万水千山”是作者对山川大河的赞美和留恋,寄托了自己的山水观。

好的散文,一定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没有一点粉饰和矫情。在这部集子里,这样的作品随处可见。《春日采茶去》写得灵动鲜活,阳光、油菜花和满山遍野的花树,作者徜徉其间,亲手采茶制茶品茶,“既可观山观水观世界,又可品茶品酒品人生。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不如采茶去呀!”写出了沐浴在春光激涌中的一群人,在采茶品茶过程中,也在品尝人生的一

种心境。《从我的电脑看时代变迁》一文,作者写得朴实生动,以前手写的文字要抄写,一个中篇都有几万字,更不要说几十万字的长篇了,有时候还要用复写纸来抄,每次下来,“我的手经常常被复写纸染得蓝蓝的,它们是我勤奋写作的见证”。后来开始用电脑写作,“写作也随之鸟枪换炮,生活品质得到极大提高”,管中窥豹,写出了时代的变迁。

在人生的长河中,每个人不同的经历和情感,决定了他的人生视野,也构成了他的人生胸怀。作者在枯燥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一度遇到写作困惑:《写作有什么用》,作者在这篇散文中,一方面对自己坚持写作进行了自我解剖和审视,同时对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了批判:“我想,人之所以和动物有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精神世界的,不仅仅满足于吃饱喝足。所有的艺术形式比如音乐、舞蹈、美术等,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体现,文学也是如此。”

《不敢说出的愿望》,让我们读到了作者对贫困弱者的细心关爱和温暖。在一次对贫困学生进行捐助和采访的活动中,作者采访一位12岁的六年级女学生,她的父母均在浙江打工,平时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放学后还要上山砍柴烧饭,但成绩在班上却一直前三名。她

文静内向,羞于开口,心中有过美好的愿望,也一直不敢说出来。作者悄悄在她耳边说,你要说出来你的愿望,别人才能知道你想要什么,才有可能帮助你实现。她听了后憋足勇气地说:我最喜欢的事是画画,我要画画……说完这句话,她哭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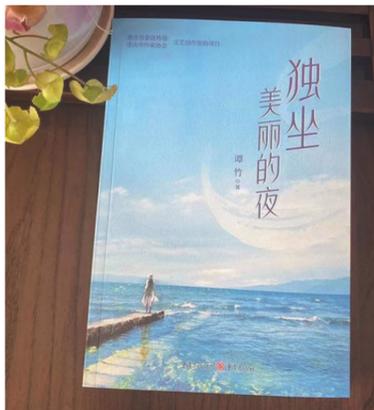
这类作品在集子里还有,如《空的城》《悬崖上的人家》等,但比重不大,形不成规模,故不一定能引起读者共鸣。倒是集子里的两个分辑:“好戏连台”和“留住手艺”是该书的两大亮点。

“好戏连台”的很多文章,如《回望我们的一生》《你要带走什么》《如何安魂》《不能忘却的纪念》《谁该成全谁》《在白梦里向辉煌出发》《一场盛宴》等,都是作者观看各种戏剧的观后感,但作者没有流于泛泛的点评,而是结合剧情作深刻的人性剖析和解读,充满了悲悯情怀,读后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如《回望我们的一生》这篇文章,写的是作者观看默剧《安德鲁与多莉尼》里的一对老年夫妻的晚年生活,从最初的平淡和冷淡,到开始讨厌对方发出的噪音,甚至进行挑衅,几十年的恩爱婚姻变得琐碎厌倦,直到后来失忆的妻子多莉尼无意间打开了墙上的相册,年轻时的美好回忆瞬间重

现,双方的不愉快渐渐消融,美好的爱情再次回到身边。但人生终究是残酷的,多莉尼最后因病在丈夫的陪伴中安详地逝去。作者由此感叹:“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走过,无言中呈现的人生悲欢,胜过千言万语,在寒夜里带给我们静静的感动。”

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创造独树一帜、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使之“破壁出圈”,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炫目的光彩,需要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去大力发掘和宣传。谭竹独具慧眼,在对中国传统工艺的采访中,观摩研习,深耕细作,写出了十几篇散文,集纳成一辑《留住手艺》,成为这本书的亮点之一。

《藏在灵魂里的音乐》写的是喀什一间乐器作坊,里面摆满了各种新疆的民族乐器:都塔尔、冬不拉、弹拨尔、艾吉克、热瓦普、羊皮手鼓等。当这些淳朴的匠人拿起琴来,旋转舞蹈,动情歌唱时,作者深深感叹:“这气质不是后天在什么艺术学院培养的,而是他们这个民族在血脉里赋予他的。”读这篇文章,我仿佛听到了那一缕缕从天山传来的民间音乐,沁人心脾,暖人心窝。《天上云彩地上花毯》,这是新疆特有的产



品,以喀什和田的手工地毯最为出名。有一年我曾到过喀什、和田,还专门买了一块地毯。但那次匆匆行程,却无一字之缘。而作者却潜心采访,将喀什一个织毯工作现场的地毯工艺详细制作过程娓娓道来。地毯好看,但工艺复杂,得知不易!作者写中国传统工艺和匠人的文章还有《盛名之下的和田玉》《土城里的陶艺》《花灯大全》《龙凤花烛》《余家傩戏班》《秀山花灯寨》等。其中有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手工艺人的制作和表演,它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和传扬,更是对中华民族最深层精神文化的弘扬和传承。